

# 评林治波著 《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

赵延庆

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已半个多世纪,有关他的著述出过不少,但是还没有一部既有翔实准确的资料、又有析疑辨难的考证,既有生动的可读性、又有较强的学术性,分析深入、评价允当、份量较重的张自忠传。有之,最近由林治波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将军传》庶可当之。这部44万字的著作,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考核史料,析疑辨难。为历史人物作传,凡其功过事实彰明者,写来并不困难,而遇传主事迹真伪莫辨,议论歧异时,则不易下笔,尤其不易写好。该书作者不避疑难,从考核史事,辨析史料真伪方面入手,下了不少功夫。张自忠在平津沦陷时滞留北平(以公职身份留平截止于8月7日),时间虽短,却是评价张自忠历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对张留平,有人认为张系临危受命,代宋(哲元)受过;有人则认为张是“逼宫附逆”,向宋夺权。两说相持达数十年。作者不惜笔墨,用了万余字的篇幅,就这段历史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否定了“逼宫附逆”说。作者分析,持此说者均非直接当事人,所引间接材料,缺乏旁证,不能自圆其说,特别是最早提出此说的人士,从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前后说法龃龉,作者认为此乃五六十年代大陆的政治气候使然。作者考核了第一当事人宋哲元对此事的多次谈话,对张的实际态度和职务安排(张之第三十八师扩编为第五十九军之后的军长一职一直是虚位待张),日本人和汉奸对张自忠的态度与记述,乃至张受命接职后对其亲信部属的谈话,以及张

留平的实际表现,用这些史料证明了“逼宫”说之不确。尤其是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 8 月 1 日致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的电文云:“张市长奉宋主任命,留平维持治安……”更是有力证据,作者对此事的论证足以对张留北平是临危受命说坐实,令人信服。

二,重视历史背景和传主心理分析。作者不是简单、平面地罗列传主本身经历,而是将传主置于其所处历史背景中细心进行心理分析。例如,张自忠是长城抗战的英雄,但在主持察政、津政期间,却与日本人过往频繁、态度“暧昧”,致使国人猜疑、斥骂。何以有此变化?作者对华北的特殊形势和二十九军、冀察政委会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剖析,认为二十九军这一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和抗日传统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只能在中央政府和日本之间扮演缓冲角色,对日采取“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的政策。张自忠这位极富个性特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言行也打上了这种两面性的烙印。由于他一贯具有忠于团体、忠于长官的思想基质,故他在主持察政时“消极应付,积极打算”、三条道路(投日、抗战、中间)走中间,主持津政时对日方既进行了抗争,也存在过一些妥协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第二次张北事件时,国民政府罢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作者认为此事对张自忠影响深刻:与日本人抗争,既给政府惹事,又使自己丢官,实在太不合算。因而他对日人的种种压迫转而采取忍辱含垢、强压怒火,尽可能把华北现状维持得更久一些的态度。这样分析张自忠的心态是细致的。

三,勇于提出新见。该书既充分利用了学界已有成果,又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记述张自忠 1938 年 5 月在徐州突围中受命率部掩护大部队退却时,作者指出:“古往今来,军事家大多注重研究进攻,而忽略研究退却。实际上,退却是对一支部队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退却一般是在久经战斗、伤亡较大、士气低落和实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的。”(第 311 页)这段文字不长,但很有见地。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基于自身军事素养的史识。该书对一些重

大历史问题的看法也多有新意,例如该书对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开始的时间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应在随枣、长沙会战以后。当然这还可以讨论,但这种不袭成说,锐意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

四,实事求是,评价全面公允。张自忠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其英勇牺牲可敬可颂。但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出身、所属集团以及特殊的个人遭际等方面局限性的烙印。作者没有为贤者讳,既充分记述了张自忠的煌煌业绩、治军之道、名将风范、伟大人格及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也如实地记述了他的一些阙失和弱点。该书历述张氏与宋哲元等人在卢沟桥事变交涉过程中一再妥协,并分析妥协原因时,明确指出:无论如何,张自忠等人“以对日让步来维护小集团利益与个人地位的态度,理应受到批评”;“在处理事变过程中重交涉,轻备战,误信和平的做法,更是明显的失误,对于因此而招致的种种损失,他们负有责任。”作者连张氏在身处逆境、悒郁苦闷的情况下染上了吸鸦片这样的不良嗜好也没有回避。另外作者记载传主的功绩时,也没有一古脑儿向传主脸上涂金粉,而是注意全面地把握张氏的功过,记述很有分寸。例如作者对张氏任天津市长期间,天津的工商业出现了全面发展的生机,对此,作者列举并分析了张自忠所采取的整顿财政税收、稳定金融、调整健全工商业组织、整顿吏治、打击走私等改善津市经济发展环境的一系列措施,及其对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同时又指出,天津经济复苏的主因乃在于当时全国农业丰收、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及有关地区条件的变化这样一些大环境对天津工商业的积极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传主颂扬其功绩而不溢美,力求准确允当的求实态度。

该书值得肯定之处尚多,不再逐一列举。另一方面应该指出,该书还存在某些值得商榷或有待改进的地方。例如:作者否定了张自忠留北平是向宋哲元“逼官夺权”的说法之后,却把宋留张于平的动机作了不尽合实际的猜度,认为宋的用意在于:第一,以张为缓冲,以分解其失守平津的责任,转移舆论攻击的焦点;第二,让张

与日方斡旋，寻求重返北平的机会，理由是，张留北平于事无补，没有实际意义。如果确乎如此，那么宋的用意不仅自私，而且近乎卑劣了。实际上从我们看到的史料以及有据可查的宋对这一事件的前后表现来看，宋的初始动机主要还是通过张留平作短期缓冲，以掩护二十九军残部安全撤退。这个问题涉及对宋、张特别是对宋的评价，一两句话难以讲清楚，笔者拟专文辨析，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此外有些论断似欠推敲。该书第2页上说：“中国历朝历代无一不与外患相终始。”这恐怕有些绝对化了。中国历史上固然多有外患，但也不是每一朝代都“与外患相终始。”如果把“外患”界定为外国或异族的入侵，那么，有始有终无者，有始无而终有者，未可一概而论。第5页开头说：“鲁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片古老的土地曾哺育了孔子、孟子等哲人先贤”，黄巢造反，梁山聚义，义和团，“都发端于民风强悍的鲁西大地。”从这段文字的后半段看，这里说的鲁西显然是指今山东西部的菏泽、济宁、聊城一带，这一带从地域范围来看确属鲁西（习惯上一般是指津浦铁路即今京沪路以西）。然而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曾哺育了孔子、孟子的曲阜和邹县二地，如果一定要明确其地域范围，应属鲁南而不属鲁西；第二，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山东的东夷文化是其重要源头之一，而东夷文化的发祥地，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大体都是在以泰沂山区为中心的地区，即鲁中、鲁南及后来扩及的半岛地区，鲁西充其量是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过渡地带，而不是“源头”，至于其后的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就更谈不上了。民风强悍的鲁西大地确实曾经造就了古、近、现代众多的英雄人物，但是如果为了突出传主出生的鲁西，而把它同中华文明发祥地和孔、孟的哺育联系在一起，就未免牵强了。上述问题虽然与传主的关系不十分密切，但作为一个热心的读者，对于所喜爱的作者和著作还是希望能够更严谨，更完美一些。本着同样的态度，我还想指出，该书的文字总的说来明丽畅达，不少段落写得雅洁可风，

但也还存在少量不够切当的地方。例如：第 264 页写道：“徐州自古以来就是风云际会的兵家必争之地……”按“风云”显然是指战争风云，“风云际会”这一成语一般是指遇到某种时机，特别是某种好的机会。这里应属误用。第 8 页上说，张自忠的五世祖“率领族人中的本家”迁居唐园村。广义地说，汉族一般习惯，同姓即可称“本家”或曰“一家子”，而“族人”（同一宗族的人）通常是比“本家”更小的概念，故从逻辑上说，不宜称“族人中的本家”，这里可能是指族人中的近支或近房。第 60 页中说，孙良诚、孙殿英“归降日寇”，“归降”一词一般用于投降正义者一方，或第一人称（“我”）一方，这里投降的对象是“日寇”，语义自然不会发生误解，但用“归降”一词显属不妥。另外也还存在少量的笔误或校误，如：“乞[迄]未停止”（第 302 页）、“繁战[戟]遥临”（第 358 页）、“责垢[诟]”（第 296 页）等，不一一缕述。有的引文失核，如 1938 年 9 月 20 日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在李宗仁致蒋介石电文上代蒋介石拟的批复意见“如拟照准……与拟稿者的身份不合，当为‘拟复照准……’这样蒋后面批示“如拟”才能呼应起来。再说该节将这时的林蔚系以“军政部次长”的职衔，非是。林 1939 年初任军令部次长，1944 年 2 月始调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此时仍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最后，可能由于所据史料不确等原因，该书个别记述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如第 153 页说三十八师每个班配备掷弹筒 2 门、枪榴弹 2 支、捷克式轻机枪 7 挺。据笔者推算，“每个班”断乎不会达到如此之强的装备，至少应是排，甚或为连。否则，三十八师全师 5 个旅，11 个团，2 万余人，共配备轻机枪 700 余挺，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第 269 页说，（1938 年）2 月底，张克侠重返张自忠部，实际是 3 月 3 日返回军部。第 285 页记述“日军第五师第九旅第十一团团长野祐一郎上校……被五十九军击毙”，笔者过去也曾用过这条史料，但后来发现此人实际未死，以后又曾担任过日军师团长、军司令官等职。这里顺便提一下译名问题，此处乃至全书对日军的编制和军衔使用了完全与中国军队直接对应的译名（如：师团一师、旅

团一旅、联队一团,等等),看起来似乎更科学、更规范、更简明,但实际上未必,对此学界正有争论,如有机会,我当另文一抒管见,此处就不多说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